

從土改中學習

增訂本



片反出亦土言志奈佳設及畫亲斤

目次

從土改中學馬列主義	陳體強(一)
土改中的學習	全慰天(八)
我在土改中的學習	汪瑄(二五)
我們的土改工作組	袁方(三)
土改動員前後	史國衡(六)
音樂在土改工作中的功用	馮友蘭(三)
參加京郊土改工作的經驗教訓	程厚之(四)
土改工作思想總結報告提要	馮法禪(五)
土改中的農村婦女	程端生(六)
附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七)
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劉少奇(八)

從土改中學馬列主義

陳 強

北京解放已經一年，這一年當中，我隨着大家捲入了學習的熱潮。在北京這人民首都的革命氛圍中，任何人或多或少地總要有了若干進步，於是什麼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我也同許多人一樣，能說出一套。毛主席嘗說，所謂知識份子沒有鬥爭的知識，只能算個「半知識份子。」有時我心裏想，這句話也許對我不適用了吧？這次參加了京郊土改，才恍然覺悟到我們這種知識份子不但鬥爭知識談不到，連那一半的生產知識也都很成問題。例如，水地同旱地的區別，白菜要進窖子，韭菜要進暖房，這一類的鄉間常識在我都是聞所未聞。至於鬥爭的知識，更不用講，一直是從書本中來，到書本中去，好像學了物理從來沒有經過考試或作過實驗，說起來頭頭是道，遇到了實際問題就要手慌腳亂，連那些書本知識也覺得有點模糊了。

過去學社會科學的人常常抱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各種理論不能用表演實驗的方法加以證明。這種看法並不十分正確，在土改的大實驗室中，社會科學的牛頓定律——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條條都可以搬上去應用，而秋毫不爽地得到證明。在這實驗的過程當中，我們不但對於理論有了更明確的認識，並且學會了怎樣把理論應用於實際問題。這當然不是說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的土改便可以克服了所有知識份子的毛病，但是毫無疑問的，在土改當中這些毛病很尖銳地暴露出來，使我們更充分地瞭解自己的缺點。從同老幹部共同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學會了克服這些毛病的初步方法，

可以作為日後自求進步的基礎。

為什麼在土改中許多毛病就會暴露出來？原因是土改是一個最劇烈的鬥爭形式，在這鬥爭中無時無刻不在考驗我們的立場觀點同方法，不容許有含糊模稜的地方。

首先講一講立場問題。在土改中地主是我們的死敵，不是我們擊敗他們，便是被他們擊敗。立場如沒有把握穩，農民就會懷疑我們究竟是站在誰一邊，我們就不會有羣衆，就不會有朋友，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失敗。

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說得容易，做起來並不太容易。知識份子受了「中庸之道」哲學的影響，往往懷着「君子不爲已甚」的想法，認為應當同情弱者，不打落水狗。地主既已成了被統治的階級，已經俯首貼耳接受土改，豈非是一個「弱者」，而應當獲得我們的同情呢？我們在鄭常莊（豐台附近）住在一個大地主的房子。工作組同志把地主趕到後院破屋裏，前面正院由我們佔用。有一天半夜下大雪，天還未大亮的時候地主就起來到前院掃雪。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平生從來不作粗活，這樣早起來掃雪，豈不是很可憐嗎？鄭常莊分果實的時候，地主劉文甫的騾子決定要沒收，只留給他一個驢子。於是他就發動家裏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同其他女人小孩到工作組去跪求，哭鬧了半天，結果反被工作組同志訓了一頓，連驢子也沒收了。工作組同志怎會這樣硬心腸，對於老弱婦孺的哭聲，竟然無動於衷呢？這種想法在許多同學的頭腦中一定盤旋了很久。我們會看見老幹部對地主說話總是色厲詞嚴，態度非常嚴肅，一部分同志覺得有點過火，心裏很不舒服，後來在檢討會中會因此提出激烈的辯論。這種情形給了每一個人的立場一個嚴格的考驗。一個立場不堅定的人很容易落入圈套而同情地主。他不會想到三千年來地主怎樣欺壓農民；他不會想到假如地主有能力反抗，或者有機會反抗，他

會用什麼手段對待清算他們的農民。我們只看到今天這個服服貼貼的老頭子，但是農民所看到却是當年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我們如果是當年被地主霸占土地強姦妻女的農民，我們還會對他有一絲一毫的憐憫嗎？那是不會有的。我們潛意識中彷彿認為地主掃雪是可憐的，假如掃雪的是一個長工，我們就會視為當然，再也不去理會它了。我們只知道地主沒有驢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農民從來沒有過一畝地。這種糊塗的超階級思想，甚至於反無產階級思想，只有在這種尖銳鬥爭當中暴露出來，必須經過嚴格的反省才會把它克服下去。

其次，土改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解了階級觀點。我們剛下鄉的時候，往往會遇到農民這樣說：「地主對我們好，沒有地主誰給我們地種？」「貧富是前生修得的，不應當看人家有錢眼紅」。他們認為分人家的地是不道德的。有些農民同地主是本家或親戚，他們往往用各種辦法對地主加以庇護，甚至替地主「搭防空洞」，當狗腿。蔣家墳（屬鄭常莊）的地主姓林，村中姓林的居大半。這些姓林的結成一個集團，對地主頗多袒護，其他農民也就不肯多說話。鄉村中這一套倫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統治階級用來麻醉人民的毒品，並不是什麼「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單純服務於一個階級利益的。平常時候我們不大注意它的階級性，以為是自古有之的「聖賢遺訓」，可是在土改當中這種思想構成我們工作的有力阻礙，它的階級意義才顯露出來。

寧波的階級性在土改中也獲得了確實的證明。京郊流行着一種「一貫道」，在我們工作的西靛廠成了嚴重的問題。村中居民十之八九入了道門。他們是一種秘密結社，內幕情形不大容易了解。道徒叩過頭以後一切聽從「壇主」指揮。「壇主」便是地主的化身，地主而兼壇主，便同時兼為精神與世俗兩方面的主宰，農民便在他們愚弄之下聽其擺佈了。壇主不但對農民享受最高的控制力，並且還可

以獲到若干種物質的實惠。農民入教要交費，進香要交費，聚錢要交費，這些都成爲地主的額外收入。入教以後必須吃素，因此地主如能勸誘雇農入道，在伙食費方面的計算也是很有利的。這樣，地主很聰明地便可以達到一石擊二鳥的目的。

經濟上的剝削階級必然成爲政治上的統治階級。鄭常莊的保長副保長，聯保主任，區民代表都是由最大的地主們包辦下來。經濟上的優越地位給予了他們勾結反動政權的可能性，而政治上的勢力，又能助長他們進一步作經濟的及超經濟的剝削。地主利用權勢霸占財產妻女是很平常的事情。雇用工人不發工資，征工扣餉，征兵扣安家費，索免役費，吞沒公款，侵吞救濟物資……這一類事情在開會中經農民揭發者不勝枚舉。岳家樓（屬鄭常莊）地主岳成山霸種公地四十年從不交租，後來乾脆串通國民黨地政局偽造了一張地契，算是由一個早已死去十多年的孫某「賣」給他的。國民黨政權是官僚買辦地主的結合物，它的基礎是建立在封建剝削上，在這次土改中很清楚可以看出來。

在土改中大家對於勞動觀點有了更好的認識。過去雖然理智上已經否定了非勞動觀點，但是在感情上多少還存留着一些殘迹。這次土改中我們必須向羣衆說明爲什麼地主應該打倒，那是因爲他們不勞動。可是看看自己雙手，這話怎能說出口？幸虧工作組張組長在羣衆大會上替我作了解釋。他說：「別看這些同學們家裏以前也許是地主，現在他們已經背叛了本階級，而投降到無產階級一邊來了。學校先生們雖然不拔麥子不種地，他們是腦力勞動者，和我們一樣有勞動力，所以是一家人」。這一段話使我們深深感到作勞動者的光榮。在土改中大家都在爭取「勞動者」的頭銜。「改口」、拾糞、檢柴、趕車、刈草只是「附帶勞動」，不算「勞動」。有些人雖然有「附帶勞動」，但是沒「主要勞動」，被認爲不勞動，而劃爲地主。在鄉下有勞動的揚眉吐氣，無勞動的垂頭喪氣，扼要地說明這是

勞動者的世界了。

在土改中最容易領會到的無疑是羣衆觀點。整個土改工作基本上就是發動羣衆，教育羣衆，和組織羣衆。一句話，土改工作就是羣衆路線最典型的應用。

要發動羣衆首先要和羣衆接近。這一關在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就很難打破。剛一開始工作，大家分頭去農家訪問。到了一家上去敲門就是一個難題。萬一人家不歡迎，面子上不是很難看嗎？有的同學要去敲門，手伸出去又縮回來，好幾次之後，還是決定「先去別家看看」。這充分顯示我們內心有一點懼怕羣衆，就是在很小的地方都需要作堅強的自我鬥爭。

進了門困難並沒有解決，而是剛剛開始。談什麼？怎麼談？起初的時候，一進門便問：你們家裏幾口人？有幾畝地？有沒有勞動力？這一類法官問案式的問答，談了幾句便無話可說，只好興辭而退了。後來向老幹部學會了一套，進門先問：「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今年白菜收成怎樣」？這樣談起來就親切得多，一塊冰很快就溶化了。進行圓滿的談話不但要學會老鄉們的辭彙，而且必須掌握着許多農村的資料，特別是本村的資料。談話不僅是內容問題，更要緊的是感情問題。只有我們有了無產階級感情，從心坎裏感覺到同他們一致，他們才肯推心置腹地向我們傾吐心中的塊壘。不是這樣是不可能同他們打成一片的。

發動羣衆最困難之點是發動婦女。婦女是否解放是一個社會是否真正解放的最可靠標誌。我們工作組女同志少，婦女工作作得不够。當我們提出婦女應該參加開會的時候，村中就流傳着八路要把婦女帶走的謠言。因此每次開會總是六七十歲老太太來應卯。我們越強調要青年婦女來，他們越恐慌。對於組織青年他們也很懷疑，怕要拉去當兵。這些疑慮費了很大氣力也還不能十分澈底說服。

羣衆一經發動起來、組織起來，事情就好辦了。農民通過自己的代表可以自覺自動地進行劃階級分果實的工作。只要發動得徹底，羣衆中最好的成份一定會出來，那是最靠得住不過。我們可以完全依靠他們，只須從旁協助，把握政策，糾正偏向，而行所無事了。這樣才是農民自己翻身，政治覺悟才會提高，否則僅僅幹部包辦代替，農民不會認識自己的統治者的新地位。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兩字的真諦。「解放」必須是自求解放，靠別人來解放的人永遠是不會獲得解放的。

最後談一談方法問題。在工作中我們發現在兩點上和老幹部的看法有了距離。在下鄉之前我們想像中的工作是緊張萬分，口不停說，筆不停揮的。可是實際上工作却是相當遲緩的，有時感覺到缺乏計劃性，不夠緊湊，沒有效率。老幹部同志們總是說情況了解得不够，羣衆發動得不够，片會還要開，還要進行訪問。我們有點不耐煩了，緊催着選農民代表。但是，一選出來，果然有了問題。有些代表成份沒有調查清楚，有些與地富勾結，婦女沒有起來，政策不夠了解。農村的工作就是需要時間的，需要耐心的，急忙不得。我們帶着城市的習慣同方法硬要在農村中實施，結果必然壞事。這暴露了我們的主觀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還有我們時常喜歡講原則講法律條文，例如要佔有多少土地才算地主的問題，我們總覺得應該定一個原則或標準。老幹部同志們總說：「我們靈活運用吧」。我們喜歡提出許多假想的情況來分析，他們總說：「等遇到具體問題發生再說吧」。起初我們不很瞭解，認為他們頭腦不够深刻，缺乏分析力。但是從經驗中慢慢領會了。在實際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總是很複雜的，任何先定的原則總不能夠不多不少地恰好適用。只有掌握着大原則，其他問題必須就個別情形加以解決。

同老幹部在一起生活工作對他們有了深刻的認識。他們工作是認真的，而且愉快的，在工作本身

中彷彿就可以找到無限的樂趣。他們彼此間那樣坦白，那樣誠摯，而我們同學們有時還鬧些小意見爭些小問題，相形之下顯得多麼猥瑣，令人感到十分慚愧。有些同學在工作中有了顯著的進步，這無疑要歸功於老幹部們給他們的影響。有一位同學過去不喜歡團體生活，這次回來後表現得非常積極，充當了班代表、班幹事。有一天這位同學特地來找我，興奮地告訴我：「方才收到工作組同志一封信，指出我許多缺點，現在我決心好好改造自己，力求進步」。在這位同學發生這樣的事決不是一件小事。道正是土改對於每一個參加的人所發生的影響的指數。土改歸來後，清華同學作了一次思想總結，由這總結中顯然可以看出土改在每一個人思想進步過程中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影響。在思想教育中土改沒有問題是收效最宏的一課。

一九五〇，三，二十九。

土改中的學習

全慰天

寒假開始，我隨着首都若干大學師生參加京郊土改革命工作的熱潮，也參加了豐台區的土改工作。一月廿七日出發，三月十日歸來，前後一共在農村生活及工作了一個半月。這期間工作不算少，但學習得更多。尤其因為近年一向住在清華園裏，明窗淨几，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一張書桌，一本書，一管筆，有時甚至一杯清茶，一枝香煙的生活過久了，這回忽然走到農村，每件事物都引起我的新奇、興趣與學習。我覺得這是我最有意義的一段生活。假如我這時間內坐在圖書館看書，短期也許還可能覺得頂有心得，可是日子久了總會忘記乾淨。但我相信：這段土改生活留下的印象，將永遠不會磨滅。

偉大革命力量的源泉

我以前把土地改革看得很簡單，只是在經濟上打倒地主分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參加土改工作後，才對土改有比較全面豐富的認識。土改原來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羣衆革命運動。這樣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自然有如毛主席所說：「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

我們剛到京郊岳各莊開始土改工作時，全村農民對我們的態度還不免有點生疏，甚至冷淡。對於中國共產黨、人民領袖毛主席、以及全國大革命的情形及其意義，認識是有，但很不深刻。但這種情形

由於一個多月結合土改展開的羣衆革命運動。包括：教育宣傳、訴苦、劃成分、唱革命歌曲、分果實等，已完全變了另一種面貌。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熱烈擁護共產黨，永遠不忘毛主席。這是偉大革命力量的源泉。

以往農民受地主的壓迫，從沒揚眉吐氣。王桂告訴我：「我們窮夥子從前在路上見了李大肚子，老遠就叫李大爺，他却瞧也不瞧，鼻孔裏好像蚊子哼一聲，就過去了。」魏青說：「李大肚子跟城內大官兒江朝宗有來往，是他乾爹，咱們窮人怎麼惹得他？只有活受氣！」但這次土改中窮人翻身了。一次鬥爭大會上，小朱子大聲向李大肚子說：「你那年丟一頭驢子，經我偷了。後來你在別處找到了，也不向我道歉。是不是我偷了？問你。你當保長後，又藉故抓我去當兵，弄得我病了幾個月？有這回事沒有？」楊富貴也向金鎧說：「和你十八畝地，交二十畝地的租子，交了九年。你還使老玉米豆兒一般大的租子。混蛋！」高宏奎接着嚷起來：「金鎧放賬，大秤進，小秤出。大家說，是不是有這回事？」農民情緒發展到高潮，一致大叫：「跟我跪下來，向羣衆低頭！」等到李大肚子的老婆跪下時，大家便又拍掌大笑，奚落她一番。又一次小組會上，農民又瞧見了工作組老楊同志要李大肚子自己打了幾耳光，並且低頭，向大家九十度鞠躬。這些在農民看來是天大的事，不能不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的確是翻了身，作了主人。「誰領導農民翻身呢？」「是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在每次大小會上，我們都這樣結合實際情況來教育農民。這種結合實際行動的教育力量是偉大的。

在農民心中，「土地是命根子」，「沒有土地便沒有根底」。可是以前一般窮苦農民自己卻沒有或很少土地，不得不幫人做長工、打短。「起早睡晚，辛辛苦苦，一年忙到頭落一個光桿兒。」貧農

春忙把自己很少土地留給老婆兒女耕種，自己却上地富家出賣勞力。他們常常天設法買當天或者兩三天的糧食。他們何曾不癡想「三畝園子五畝地，打井一眼在中間」，可是「想幾畝地前世也想不到手」。但是鐵樹也有開花的時候，這次土改中，他們不但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而且分得了驢馬、大車及一般農具。既不出業價，又不必請中保吃飯，更不需提心吊胆，怕人耍筆頭子，地未買得反惹一身麻煩。他們分到果實，笑逐顏開對我說：「老全同志！我就就好了！真是這就好了！」你爲我拍掌，我爲你跳躍，大家嚷成一團。後來楊老大娘和我話家常。她說：「坐在我那小破屋裏，一眼就瞧見我分得的那兩畝地兒。好種白菜，我要多使些糞。」她不自禁笑起來，頭一偏，眼合成一條線，口邊兩道大括弧。「怎麼能分得地的呢？……」我話未說完，她就連忙接着道：「那我要感謝毛主席！我要翻身不忘共產黨！」

毛主席曾說：「由於我黨採取了澈底的土地政策，使我黨獲得了廣大農民羣衆的衷心擁護。」我在土改中深深地懂得了這句名言。「廣大農民羣衆的衷心擁護」，是土地革命運動的直接與必然結果。反過來，「廣大農民羣衆的衷心擁護」，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中國這樣大土地，這樣多人口，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又這樣強大，山無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遲早必定獲得最後勝利，但究竟是非常艱鉅的。要完成這一偉大的革命任務，英明正確的領導必須與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相結合。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而相結合。從土改的羣衆革命運動中，必然產生出來無比強大的革命力量。這革命力量摧毀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及其軍隊，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趕走了帝國主義，進一步又創設了發展生產與變農業國爲工業國的條件。因此，毛主席說：「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什麼是大眾化教育？

發動羣衆是土改工作的第一步重要工作。這包括吐苦水，提高羣衆的階級覺悟；宣傳教育，使對於中國革命及土改政策有正確明白的認識。

我以前讀過很多有關土改的文獻，覺得內容都差不多，而且主要文獻只有很少幾篇，非常簡要。在土改中作宣傳教育工作時，我們又把這些文獻中本來簡要的內容更加簡要地向羣衆說明。如：「地主是我們的敵人」、「中貧農是一家」、「沒收地主全部土地，徵收富農出租土地」、「中農堅決不動」、「毛主席是咱們大救星」等，無論在大會小會上，總得講幾遍。從土改工作開始到完成，幾乎有機會便說。簡明扼要的說，不憚重複的說。

不但如此，還要羣衆按閭分組開「片兒會」，大家討論，大家說說。有點像舊私塾先生要學生背書的樣子，背了一遍又一遍，不但順背，而且倒背。不但如此，還要把土改政策的內容編成歌詞，教農民唱歌，從唱歌中學習土改政策。農民天天唱歌，歌唱熟了，土改政策也就學好了。

我對於這樣的宣傳教育工作起初感到不習慣。漸漸有一些體會：發現這就是大眾化的教育與文化。最後並相信：這是必然如此的，這是真理。

革命就是實踐。革命的理論是指導實踐的理論。革命的政策更是規劃實踐的具體辦法。偉大的革命運動必然是一個羣衆運動。要羣衆自己行動起來，舊的中國才能被打垮，新的中國才能建立。一個村的土地革命運動也如此。羣衆學習土改政策，不比聽故事，重聽一遍就感到沒味道，一遍沒聽熟悉也沒啥要緊。羣衆學習土改政策爲了馬上就要實踐，硬是要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分到手的實踐。爲了

防止在實踐中發生偏向，鑄成大錯，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把政策學得爛熟。這不是爲學習而學習，不能兒戲。

基於上述理由：大衆化的教育必然是：一、學習的內容要簡明、扼要、具體。大衆常從極簡的口號中學習，而沒有時間，短期內也無此能力來閱讀那種無補於實際的大本書。二、不怕大量。由於大衆一般文化水準不很高，而且不齊一，有的腦筋轉得慢一點，所以要多說幾遍。有關文獻也不怕大量印發，因爲需要的大衆本身就是大量的。與革命無關的一些大本頭書籍，這樣一個觀點，那樣一套說法，只能供舊社會中少數剝削有閒階級「爲學問而學問」之用，大量出版是不可能的。三、學習方式不限於閱讀文字。尤其現在農村大衆很少識字的情形下，要多用講演、小組討論及宣傳等方式來進行宣傳教育。唱歌更是比較大衆化的形式。

這樣明顯的事理，現在看來，我在參加土改前竟不會在感情上有所認識。

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土改工作主要是依靠羣衆來推動的。凡鬥爭地主，訂定成分，沒收土地，分配果實等，只要把政策先講明白，羣衆不但能做，而且一定做得很好。反之，如果由少數工作組同志包辦，由於對全村情況不熟悉，結果自然要犯主觀主義，錯誤百出。這叫做費力不討好。

在一次訂定成分的大會上，地主李大肚子不老實答話，還想搗鬼。「你民國三十五年全年總收入合計多少老玉米？」他起初答道：「四十担；」「不對！」「五十担；」「不對！……一直到自報三百担，羣衆還是表示不對。最後李大肚子惱了：「五百担」；羣衆又一致嚷：「多了！混蛋！」李

大肚子知道狡詐欺詐伎倆在羣衆面前無法施展，才老老實實低頭自報：「三百五十担」；羣衆齊聲說：「你爲什麼早不這樣說？對了！」

又在一次分配土地和房屋的評議會上，羣衆根據各人自報的數目評議，有的減，有的加，有的完全不分給，四個鐘頭就搞好了。一百六十間房，一百八十多畝地，剛好分配給了急切需要的貧雇農。房有大小好壞，地有寬狹肥瘦，分配時都得加以注意。不像分梨子，平均一人一個那麼簡單。而且房屋與土地都有一定座落，不能隨意搬動，爲了照顧將來耕種土地的方便，必需使用一戶所分得的地與房在地位上愈靠近愈好。這又增加了分配時的困難。總而言之，分配果實要公平合理這一句話好說，真要做到這地步却是不容易的。可是羣衆不用調查，不用表冊，短時間內就把這一非常細緻的任務勝利完成了。後來全村農民對這一分配結果，都表示滿意，沒有提別的意見。

從這些事實的教訓中，我不能不相信一條真理：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羣衆的力量是偉大的。凡事不走羣衆路線就辦不好，依靠羣衆就一定輕而易舉，事半功倍。世上只有羣衆是天才。

但這個真理我以前體會得並不深刻。我以前雖不相信胡適所說：中國農民大衆都有貧、病、愚、弱四個特點，但總覺農民大衆種田也許是老手，幹粗工夫也許很不錯，既未讀書，文化水準不高，凡有開動腦子，出主意，說說話的細緻工作是不適宜的。推而廣之，我多少有這個思想：有些事還是不能依靠羣衆來辦，怕出錯兒。這也就是對羣衆的智慧表示懷疑，而相信少數所謂有才能的人。這在現在看來，又是舊教育所給我的一個包袱。這包袱幸而在土改工作中丟掉了。

除上文三方面的學習外，如階級立場、黨的領導、黨的組織性以及一般農村情況等，我多多少少都有些感情上的認識。比如土改工作快結束時，我們和一位老幹部小冀同志談話，問他準備再到那兒

去工作？答覆是聽從組織調動。剛好區委會派人送信來了，派他即刻攜帶行李到北京市郊委會黨員訓練班當管理員。那時，他正抽着一管旱煙，只抽了兩口，就起身，就收拾行李，就走。調動一個幹部，比在舖店裏買塊肥皂還要快。這種黨的組織性的表現，一時真教我感動。「革命怎麼會不很快成功呵！」在場的人都有同感。

又比如岳各莊村的插花地很多。有些戶一共不過種幾畝地，可是分成許多小塊。這一塊，那一塊的，中間夾着別人的地幾小塊。還有些戶的地一部分在外村，他們叫「飛地」。這種情形表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遺毒。這種情形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好比打一眼井，照顧了這一塊便不能照顧那一塊。分送肥料，往來看管，都要增加許多不須有的麻煩。從這裏又使我體會到了互助合作的迫切需要。

這些寫來太零亂，還是到此打住吧！總之，我覺得我這一月半比我平常一月半學習的東西要多得多。我現在有這種感覺，正因為是我平常學習太少的原故。這應特別警惕自己。

我在土改中的學習

汪 瑾

我這次參加京郊土改工作雖然認識到這是爲人民服務的好機會，但是主要的動機却是爲了鍛鍊自己，改造自己，在實際工作中得一點經驗。京郊區土改工作就領導方面說是異常堅強的，各土改工作組的同志大多是工農出身具有近十年實際鬥爭經驗的老幹部，對於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掌握都是沒有問題的。這對於初次參加工作的人實在是難得的機會。在爲時很短的土改工作中雖然在爲人民服務方面說成績極爲有限，但在學習方面收穫實在太大了。在實際工作中認識到自己許多缺點，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增加了不少的了解，使我在思想改造上提高了一步。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

參加土改工作的動機是爲鍛鍊自己，改造自己，主要是從個人出發，對於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認識是不够明確的。在未下鄉以前我爲了更易於和農民接近雖會特地換了一套服裝，下鄉以後又特別在小節上注意，譬如在農家派飯的時候對於窩窩頭鹹菜絕不露出吃不慣的神色，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要顯得關切，對於農家的小孩要樂於接近等等，自以爲這樣就算盡到能事了，所以在接近農民的時候遇到困難即覺得工作不容易做而有點灰心。看看老幹部與農民相處的融洽無間，有如一家人一樣，真是令人羨慕。後來經過深刻檢討才認識到與農民接近是不能抱着過去士大夫對於田園風味的欣賞態度